

指所齋文集



指所齋文集
卷之四



序

文之為文例有多端撮其要理與事而
已言理之文恐其理之難明也即理外以明
之而理愈明言事之文恐其事之莫顯也
即事外以顯之而事益顯其言理外也意
不在理外也言事外也意不在事外也此其
意善觀文者知之不善觀文者弗知妙於
文者能之不妙於文者弗能也故言理而一
於理言事而一於事拙也言理外而泥於
理外言事外而泥於事外泛也善乎繫
辭之言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去意有所
指而不即其所指求之指在所之而不即

其所之索之於是淺率而浮而今人之
憲晦鹵莽滅裂而古人之意亦晦而友
月川之於文說理極其精銳而極其密
才氣之大足以拓心胸而倒豪華然而才
多不肯任才氣盛不敢使氣以中之於
法以極神明變化之奇其論文也澄心渺慮
凡古人之文一求其指之所在一求其所
之所在蓋以古人之意或因人論事或因
事明理其隱衷難白者或因人目事以明
一己之心於是條分縷析即一篇而窮其
說即多而窮其說蓋即各人立言各有
各人之意以窮其說庶乎古人之意足牖

今人今人之意，契古人乎？予在申江時，廣方言館諸生多喜攻力於古文，而尚氣少文之游，移尚才氣，失之板重。因延月川主講廣方言館，時為講習乙亥春，月川同里林遠村先生開藩鄂，諸書攻月川，得為鐫詩文諸集，月川重

違其意，不得行於其行也。先為之序，以見月川之於文，由此言以徵之。觀月川之論文，可觀月川之文，亦不可乙亥三月，當隅馮煖光拜序。

序

高低者樹耶濃淡者雲耶依山以爲態問之雲樹雲樹不知問之山山亦不知也余嘗遊萬山中見夫雲樹參差峯巒迴合遠景之妙在若隱若現疑有疑無間卽之則峯自峯巒自巒雲自雲樹自樹求所謂雲樹峯巒參差迴合而隱現於有無中者悠然又在前十矣文章之妙引人入勝迷離恍惚起伏無痕不當作如是觀耶然而左史莊騷而外知此意者實難吾於古今得兩髯焉古爲蘇長公其爲文也天機洋溢逸趣橫生今爲高月川先生其爲文也妙義循環機神遠映蓋皆無意爲文惟因題之所在以成文卽

指所齋文集

或有意爲文又不盡因題之所在以成文故作雲樹觀可作峯巒觀可而僅作雲樹峯巒觀則不可嗚呼文章鈍拙遠山笑人慨念古今每深予予讀長公之文而文心一快讀月川之文而文情一舒謂余不信請遊萬山中觀雲樹知長公文之妙而後觀月川之文月川貌髯負不可一世之志嘗自鑄小印曰一肚皮不合時宜蓋其賦性爲人有隱與長公相合者故其文亦與相類余讀其文未嘗不有感於向之以觀遠山雲樹者觀長公也樹也雲也遠山其猶在前耶余言之余不禁爲之神往矣癸酉春 馮竹儒觀察延 月川先生主講廣方言館中學時余譚譯西學

編輯泰西紀聞先生精古文時就質証因出其夙昔所著
讀之有莫可名狀者因就莫可名狀中爲之名狀是耶非
耶抑亦得其神似耶質之先生其以余爲知言否耶懋城
後學蔡錫齡拜序

指所齋文集

指所齋文集目錄

懷遠高錫基月川氏著

盱眙程初濟淦丞校字

卷一

黃君榮秩請立關帝社議

沿河築壘議

兵不可輕增不可輕減議

召募宜近不宜遠議

安省地大難治宜添設州縣議

安撫流民議

指所齋文集目錄

議漕河

寓古錄序

海道圖說敘

荆塗叢恨集自序

忠義節烈敘傳

孫頑石烟波散錄序

重修文昌宮序

陳母趙太孺人八十壽序

孫益卿存詩序

孫荻村詩序

因遇山房詩集自序

卷二

胡品梅袖裏乾坤序

送沈晴波歸雲溪序

孫右卿詩序

太平縣陳氏族譜序

鄭陶齋因果集證序

浣雲山房制義序

時敏齋制義序

家梅谿兄存詩序

指所齋文集目錄

楊鶴卿詩序

鋤月山房兵燹後詩存序

林遠村方伯涼州喜雪與諸友唱和詩序

半半軒記

論夷一

論夷四

祖伊告王

李艱侯論

文癡請三帥

書夢琴子夢琴圖後

重修塗山禹廟碑記

東流縣新漲修文洲碑記

沈四捐建太陽宮暨方王氏捐地碑記

誥封奉政大夫裴君墓誌銘

劉恭人墓誌銘

祭孟兄文

祭兩姪文

卷三

答良園論兵事書

與林遠村方伯書

指所齋文集目錄

三

與王小雲書

與某生書

代諸圩乞救淮南書

許所望傳

胡文中傳

韓承宣傳

年順行傳

何鎔傳

宋炳南傳

年貴行傳

劉孝子傳

一笠山人小傳

常孝婦傳

陳烈婦傳

詹烈婦傳

拐李仙贊

石贊

眼鏡匣銘

銅雀瓦硯銘

水烟筒銘

指所齋文集

目錄

卷四

大事記

仕懷遠士大夫小傳

懷遠士大夫小傳

黃君榮秩請立關帝社議

丁亥之秋黃君榮秩將立關帝社問序於高君辛舫高君曰社可立乎關帝之社可言立乎賽會迎神例有明禁關帝載在紀典庶人何敢立社黃君曰不然人之心莫善於有所戒慎莫不善於無所做畏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有所戒慎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無所做畏也吾與同社之人日思有所戒慎而又患夫空言忠信篤敬之虛懸無簿也故思借關帝以做畏之且世之立指所齋文集卷一

社者不一矣士人立社則曰文昌商人立社則曰財神工人立社則曰二仙子俱不之非而獨非吾亦何見之偏也高君無以應因以黃君之言來問於余余爲廣其見曰世之言關帝者多惑於演義之說否則迷於覺世眞經諸僞書自以爲尊關帝而不知關帝之眞由此愈晦卽吾儒之言關帝者非曰神武卽曰忠義夫古今之神武者不一古今之忠義者更不一舉不足爲關帝異孔子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夫至於無名而其人始大至於無能名而其人始知其大關帝之爲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僮夫走卒婦人孺子無不知關帝無不言關帝而究實無人能名關

帝蓋其精氣之所存充塞乎天地震鑠乎古今有以深入乎人心而無時或間是以不必立而見其參前不必在與而見其倚衡所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此也則黃君之借此以昭參前倚衡之儆畏也云胡不可然吾願黃君不必立社同社之人亦不必存社之名其於關帝也直以無能名之名名之幸無爲演義及諸僞書之所惑也

指所齋文集

卷一

方今召募數千人不過借團練之名作救荒之策條教號令俱無所施是有人與無人等也應募者人或給錢百或錢二百日費不下數百緡而無當於用是實費與虛糜等也何不因其勢而利用之以無用作有用彼獲目前之利我收後日之功下者不覺而上者安享其成是一舉而名實副也夫智者消亂於未萌能者收功於不覺不急於用猶將爲之况所用之本無不急也而苟且因仍無所建白是當事者之無籌策也否則畏難也苟安也庸有濟乎今且卽目前之勢論之應募者日仰給於官起而食食而卧

指所齋文集

卷一

三

以其餘閒淫戲飲博日復一日不逾格感恩也食我之食而事我之事亦不逾格召怨也則何不及此時南至上洪北至渦口西至龜山沿河築壘浚以深池有事足禦寇盜無事足捍水災外爲游手混其徒食內而眾志倚以成城不過百日其功必就然後簡其驍雄日事訓練餘者散之田間使相團結近郊有所恃則土匪不生覬覦之心矣遠鄉各爲守則外寇不萌窺伺之漸矣古人四方多事而一邑能保無虞者職是故也議者必曰沿河地下土鬆不堪興築地下難求實效土鬆易致傾頽是泥爲高因邱陵爲下因川澤之說而不識權宜不知補救者也夫築壘太近

於河則下者爲下築壘稍遠於河則下者未爲下也壘既築而任其剝蝕則土鬆足患壘旣築而厚其栽培則土鬆不足患也方今春時草木暢茂沿河之地楊柳易生壘成樹之一年成樹三年蔭繁矣根株盤鬱土必不崩縱有傾頽亦易爲力數年之後樹之所出補壘有餘他時十里長堤綠陰滿地好鳥移人抑亦河干勝事也議者必又曰柳易植而難成牧豎偷兒何能防禁是又不知目前之勢者也今自上洪至渦口不過三四里渦口至龜山又減之其間卡房數十每卡數人以數十卡之人守數里之壘何有疏虞一年之後根植已深縱使撤防亦已無患且人特患指所齎文集

卷一

四

不爲耳爲之而成後世享其利爲之未成後世亦可因其功不務出此坐視數百萬金錢委棄於無用而不惜獨何心哉武鄉侯之請伐魏也曰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今此數千人實屬事不可息之時不於此時擇可爲者爲之他時經費告竭或悟而欲有所興作難矣至於形勢利便不必瑣言如欲興工聚米畫沙數日可就當事者奈何不早爲之所也

有病有藥於馳騁處見議論於動盪處見精神

楊振之

夫子

指揮凱切其用意卽前人以工代賑之法噫釜底抽薪

難矣至於剜肉並不能醫創夫復何言

江都徐騁卿拜

此篇及召募議荆塗叢恨序代諸圩乞救淮南書均卓
然經世之文淋漓揮洒不復斤斤繩墨矣

桐城蕭穆注

指所齋文集

卷一

五

兵不可輕增不可輕減議 成豐九年稿

兵凶器也易聚而難散一合不可離無輕增添一兵卽費一糧無輕減散一兵卽多一寇當增兵之時預爲養兵之地事成之後而徐爲之圖使不至相聚爲亂而已威南塘之募兵也視其有土作色而不用面光伶俐之人以土作色者流秉性顯愚視其將如神明而莫測奇正之術是以指揮如意可靜可動當死生呼吸之地而不搖面光伶俐者則不然臨一難巧爲之避發一令早爲之疑陽雖奉行軍令而陰實爲自全之謀且廣爲交結以樹黨援一旦散而不用則呼朋覓友不少強徒保無以我軍情潛爲賊告指所齋文集

卷一

六

以希結識者所以癸丑以來土匪雖多而行無行伍居無部次往往官軍以數百之衆制千萬之賊而有餘及自壯勇之散多半混入賊中以跳盪之餘生作逋逃之謀主教之結陣教之用兵而賊勢始大則向之教兵非教兵也實教賊也向之散兵非散兵也使附賊也粵匪之橫由於運夫鹽梟逃軍土匪之強由於散勇此輩率皆游惰之民不耐耕作不事商賈日之所得僅足供游戲飲博之費乘其餘閒別生事端以欺愚懦况自應募之後其氣益橫其膽益粗不特不能羸糲自甘確安本分亦萬不肯奔走負販少冀贏餘奮其無忌之心拔其自強之技不歸盜賊將安

歸乎且非徒散一兵多一寇其患止此一寇也軍務未竣
兵之散豈能盡散已散者歸寇未散者仍在我軍能保我
軍未散之兵不與已散入寇之兵相通乎患氣未除有時
議減卽有時議增已散入寇之兵亦可應募而仍歸部下
能保自寇來歸之卒不與彼寇相應乎所以我軍欲動以
前賊有時便知消息賊兵既接之後兵有時不肯徑前輒
轉延緣其患且至於不堪設想其甚者臨陣而竊示私恩
向賊而潛拋軍實近時之弊往往如此深可痛也天師克
在和不在衆兵不患不多而患不精孫破虜之取江東衆
惟一旅岳忠武之規河朔兵只數千苟能上下一心和衷
指所齋文集

卷一

七

體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以石投水何往不濟近者
軍心不一諸營或自爲戰爭臨陣之時必生疑忌何以立
功要皆此狡詐之徒有以致之也若夫軍儲不給由於糜
餉糜餉之故由於老師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聞巧遲出其
不意攻其無備取彼軍糧益我口食何患不給乎至於約
東部伍之法六韜之練士尉繚子之東伍練兵實紀紀效
新書之訓練條教俱在宜古宜今何不變通而行之

召募宜近不宜遠議

咸豐三年六月藁

粵寇西行人心未定前災甫去後難方殷此時不團練不可欲團練不能團練不召募不可團練欲召募不能誠萬難措手之時也然當是時而不思變計難至倉皇失措仍復身受其災則何如及猶可爲之時思萬全之策乎何以明其然也去冬今春饑民不靖東西南北道梗不通麥秋之收又不甚足紅巾所過人畜皆空秋冬之間難言無事加以狗偷鼠竊屢拒官兵連竄猖狂皆難預料不爲預備何賴安全此團練之不可緩也然當全盛之時而議團練則人皆踴躍當破敗之後而議團練則士盡遲疑當經費指所齋文集

卷一

八

有餘之時而議團練則人人有奮臂之情當經費告訕之後而議團練則事事多掣肘之慮欲聯絡聲勢則人志不齊欲攤派貲財則人心愈渙支吾退縮百弊叢生所謂欲團練而不能者此也今春團練盡屬虛名茲欲更行當求實效縣前人士柔脆居多授以戈矛焉能殺賊力强氣壯半屬貧民未嘗感恩誰肯致命况復訓練之際號令難行太寬則紀律不明太嚴則鳥獸各散勢所必至難冀有功召募之舉何可盡廢耶然此時召募有與春大不同者春時召募散無友紀少數十人多數百人但使來歸絕不餽擇盜魁擒首半列其中虛糜金錢已屬可惜洎乎勢迫掠

奪先倡言念及此曷勝浩歎則此輩之不可復用不待智者知之矣然則如何而可曰莫若近募而勤練近募則著效目前勤練則收功異日今者東至淮西至龜山南北濱渦兩岸之自食其力者不下數千人擇其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者約二三百人時時訓練訓練日久必成勁旅以此勁旅挾二山兩水之險加以各方各家之團練賊縱多可制其命何也主客之形異而節制烏合之勢不同也且夫近募之益其效有三一曰無外患二曰得死力三曰省貲財何以明其然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其知兵者率強橫徒也著名之人尤多獷悍剽掠殺奪習爲故常不過借

指所齋文集

卷一

九

應募之名爲免罪地耳其與外寇陰實相通臨陣之時必懷觀望我勝則收保障之名賊勝則趨刦奪之利矧公私虛實彼實周知保無漏洩機謀爲賊間諜者至近募之人親族產業俱在目前寇盜之來彼先自衛設有不力禍已躬膺不似外募者可脫身鼠竄也所謂必無外患者此之謂也賊盜鄉兵勢不兩立既不私結必將致死勝則宗族俱榮敗則妻孥並辱人非木石誰無血氣心知家自爲謀人自爲戰不待驅使督責已然也况復撫循以結其心激勵以鼓其氣整飭以嚴其令訓練以長其才有不陷陣衝鋒爭求戰勝者哉遠募之人多者日給工食錢三百少者

亦一二百一日不給則怫然怒三日不給則忿然爭五日不給則譁然去矣何也彼與我原無休戚與其意也近募之人日給錢百每日訓練一月後三日一練二月後五日一練三月後十日一練練日仍給錢百餘日給錢五十聽其各事本業所受雖少感恩轉深事不廢而所省經費已十之五六矣而議者以爲非計誠以用負罪黨徒則其心易合用城廂雜選則其性難同日給錢數百尙不能得其力日給數十又何以得其心其說近是然未熟悉於古今事故生人情僞則其見終偏也今夫召募遠方負罪黨徒豈以其爲人足信哉知己之力不能制姑假招徠之說以

指所齋文集

卷一

十

悅之使不肆橫於鄉里也應募之人豈眞急公好義悔罪投誠哉未悉黔驢之技而猶讐於官府之名垂涎利藪之覽而暫爲狡兔之窟也以肉委虎以果餌奉驕子緩則恣其所求急則不爲我用而四方之聞風者又思釀巨案積大惡以聳動當事而使之招我矣如此則應募愈多事勢愈危而愈不可恃今募近城之人懦而無勇者去弗用剛而喜事者屏勿庸所選皆誠實強勁人也則上必信下矣選其人而恩威並用訓練能精且明告以功名富貴不難從此致脫有不幸亦不失作忠義之鬼爲萬世景仰妻孥亦必爲國家所厚恤則下必感上矣上信下感同心共濟

賊且畏我而不敢犯又何患性之難同哉然非謂負罪黨徒與遠鄉義眾果不可用也要當有以制之則能爲我所驅策而永絕意外之虞周之王畿足以控侯甸唐之府兵足以制四方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不萌窺伺迨其後也成周之地難控諸侯長安之兵莫制藩鎮而尾大不掉之勢成矣古今時勢各有權宜悉心以求豈無善策不知集思廣益而因循者適以誤事剛愎者又以敗謀坐使機宜盡失噬臍無從深可歎也至於當事者秉公正清明之心以收智廉勇藝之用又正本清源之大者則無論爲賊爲民爲道爲近皆可使爲吾效死命吁豈易得哉

指所齋文集

卷一

十一

洋洋灑灑本本源源剴切敷陳具經世之深情洵救時

之良策

桐城戴荅州

痛快言之切中利弊結復大處落墨深得陸宣公關中

居重馭輕之旨

江都徐聘卿拜識

安省地大難治宜添設州縣議

咸豐十年稿

聖人之治天下猶醫者之用藥視其病之所在而默爲之圖病在外者治外病在內者治內不揣其本而妄循其末未有能治者也督撫藩臬者一省之心腹榮衛也道府者一省之四肢也州縣者一省之百節腠理也善爲治者務使心腹之血氣足以貫注於四肢四肢之血氣足以貫注於百節腠理百節腠理之血氣足以貫注於皮毛膚髮夫然後膚革充盈而無癰瘡蹠齧之病古者公侯不過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今者直隸山東江蘇之州縣大者不過百里小者或數十里而安省小者百餘里大者且數指所齋文集

卷一

三

無事之時久爲積習迨至粵匪犯境若輩藉以生心輾轉延緣橫行恣肆是以他省粵匪來而民情凋敝粵匪去而民氣尙可稍蘇安省則如影之隨身疽之附骨去無可去拔不能拔何者其病在內血氣不能貫注而臃腫踈盪之病將成也今夫深山大澤密箐叢蒞虎豹蛟龍時爲出沒居人不敢近行者不敢逼久之毒氣愈盛遂爲畏途一旦挾矢沈灰火焚水決無不潛奔駭竄匿跡銷聲密箐去而陽氣升叢蒞除而炎光燭隨復扇以和風煦以淑氣則向之視爲畏途者不轉瞬而成善地矣遠郊交錯之處密箐叢蒞也姦宄寇盜虎豹蛟龍也何不以政刑爲陽光德禮

爲淑氣使正氣日盛邪氣日消有不洗心革面而世變風移者乎且夫設官分職以爲民也府之佐有同知通判州之佐有州同州判縣之佐有縣丞主簿迨其久也事權不屬佐貳幾爲具官何不於兩縣三縣交界之處在百里或百里外者每縣割數十里使通判州同州判主之錢穀刑名聽其自治不隸於縣而隸於府其繁劇者令同知主之改爲直隸同知俸祿養廉皆仍其舊有增官之益無增官之費一轉移間星羅棋布官無閒官事無廢事設有作奸犯科敗常亂俗者率軍壯擒之不旋踵而制其命地小易治事分責專其勢然也房杜之立政也防微杜漸管子之

爲治也因敗爲功安省屢經兵燹典籍不存田里蕪沒善
後事宜在在繁劇雖不逞之徒患氣未除而辛苦顛連人
心亦多悔禍惟於大難削平之後於遠郊廣聚添設縣邑
使密邇式化有以鎮服其邪心斯惡者畏威善者懷德縱
有頑梗無所用其鼓惑亦不戢而自消久之蒸蒸日上而
長治久安之策由此基矣

指所齋文集

卷一

安撫流民議

安撫流民之法前人言之詳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西漢之法也民之流亡者關津無責渡錢所至舍以官第寺觀爲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給資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閒田或聽隸軍籍宋初之法也縱民競渡大興土木范仲淹領浙西之法也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處之分遣閒官主其事富弼自鄆移青之法也爲席屋於城外以次授地具井竈器用以兵法部勒滕甫知鄆州之法指所齋文集

卷一

五

也其法甚詳其意甚善上可弭天災下可救民命然而古今異宜南北異性不能審時度勢則制置失當而無救於時何者粟有盡者也食無窮者也流民日多則粟必至日少仰給於官倉廩恐其不給仰給於勸助富民之少恐不敵貧民之多況旣勸於前何能復勸於後各私其力終有棘手之期此給食之難也生齒日繁地方幾盡縱有閒地何能徧給流民矧在在經營所費益鉅博施濟眾恐興猶病之嗟此假犁牛賜田宅之難也大工大役代賑以工事半功多其法略善然東南之人性多柔脆西北之人力半堅強不爲因事就功亦必馳於背道惟於堅強者用以興

築金城湯池之役隄防陂澤之工既可救此日之流亡亦可備他時之旱澇縱官帑不足藉資富戶應亦樂輸其餘寺觀園亭勸主者自爲興築工多價省亦易成功至於柔脆之民性多巧智技能才藝蓋可得費導以造作之功必能自食其力要在當事者隨地任力因時制宜如使帑藏稍充流亡未眾則不妨給糧授宅以成寬大之恩若使流民較多卽以分散安置有可開大工大役者開之有可任技巧才藝者任之果使地屬重荒民難盡復本業而地有羨地亦不妨給犁給種以遂繁滋不幸凶荒而雜瘟疫亦不得不效滕甫之城外席屋冀免傳染之災而兵法部勒指所齋文集

卷一

六

究不可廢蓋惟恐人多性雜易於滋事不若預防之爲得也然此皆不得已之爲若夫先事而預爲之防臨事而默爲之救由三年之蓄以至九年因常平惠民社義諸倉以迄平糶縱有荒歉奚至流亡又何須安撫之尙煩擬議哉

議漕河

高堰之設所以蓄洪湖爲漕運渡黃之計下防淮溢救淮揚水患之灾然與其以水就舟何如以舟就水與其防水而時有堤潰之虞何如導水而永免河決之患

國家財賦半在東南東南漕運必由淮達黃黃勢患高淮勢患下欲通淮黃不得不蓄洪湖之水而鳳泗受其害矣既蓄洪湖不得不增高堰川壅而潰其傷必多一旦崩決而淮揚又受其害矣書曰逾于洛逾于汙逾者水不通由陸以達之也往者漕船大者幾受倉斗二三千石而受官運僅以八百石爲率其餘盡歸旗丁舵工夾帶是官造船

指所齋文集

卷一

七

備私用也船大難於堅固三年小造五年大造費用浩繁何如以一舟工料造作二舟受倉斗率五百石半在黃而半在淮中間盤壩不過數十里耳船小易以堅固舟輕便於速行洪湖之水開三河五壩以洩之既不爲上流鳳泗之災又免却下流淮揚之患河漕兩務費少而事不煩何便如之然當無事之時而議更張則變患每起於意外當多事之時而盡籌畫則變通卽在於目前往者漕河兩務費帑不貲業此待食之窮民亦不下數萬一旦變計必生亂萌今則運卒漕丁死亡殆盡高堰爲水剝蝕亦漸卽傾圯驟欲增修頗難爲力管子因敗爲功之策此其時矣又

淮水自五河以下盱眙以上率多淺灘由水面漸寬水力漸弱不能刷淤故也。孟子曰禹疏九河河分爲九者患水淤塞備引河之用者也。蓋河自大陸以上岸高束水水勢足以刷淤大陸以下地就平易於停蓄淤塞之後難於驟通故此河塞則開彼河以通之此河可施疏鑿之力治彼河又塞復開一河九河以次遞浚則九河者所以備水之淤不必其盡開也說者不察誤以爲殺黃河之勢夫河勢洶湧在於上流不此之殺顧於下流殺之有是理乎惟淮亦然何不於五河以下水面寬平之處相其形勢別開引河如高郵寶應諸湖之與邗溝可以並濟水大風順舟不妨由湖徑行水淺風逆可由引河直達河東且小舟重船藉免風濤之險較之築堤勒水以供運船之用者不有愈乎至於三河五壩之開非漫爲開也視水之大小以爲開塞或開一河或放一壩或三河五壩俱開要使上流不盈下流不溢足以便漕而又免夫水患是在當事者熟思而審處之可耳

寓古錄序

天地者寓也古今者寄也寓天地者不一鳥獸也草木也問之天天不知也寄古今者亦不一今之鳥獸草木非古之鳥獸草木也問之鳥獸草木鳥獸草木不知也人則寄於天地之間與鳥獸草木同寓其間高出於鳥獸草木者或數十年而得若而人或數百年而得若而人其餘則昧昧焉忽忽焉與鳥獸草木同生與鳥獸草木同盡亦可悲矣且人之寓乎天地間者能幾何哉其所以長存者跡耳古人有古人之跡而古人長存今人有今人之跡而今人長存當夫極意經營游心冥漠直欲上窮造化下極神明指所齋文集

卷一

五

是以古人之精氣直貫今人今人之精氣遙接古人彼不知者漫視爲無用之物惟日營營於聲色貨利之中而浮雲斯世者流又從而淡漠置之幾何其不將古人之陳跡銷沈盡也且夫人之所以流連於古人陳跡者豈惟是玩物喪志云爾哉士大夫挾大有爲之志不能不賴夫情性精神精神不能常用常用則昏性情不能不養不養則滯惟有以涵融之愛惜之使其性情如花之含春風之應物是以施之一家而一家睦施之天下而天下和而其所爲愛惜之精神又足以供遺大投艱之用此古人聰明之所由濟而才力之所由全也不然靈臺靈沼之作何與於聖

功王道哉戊寅春予至錫山訪浩亭司馬適其子伯謙主
政自都來伯謙精鑒古因出所藏古名人書畫真跡益以
今之所得審訂而存之名曰寓古錄予知伯謙固留心世
道者特借此涵養愛惜其性情精神以供異日之用而非
凝滯於此也然吾觀天地之於鳥獸草木也寓焉而未嘗
必於其寓鳥獸草木之寄寓夫天地也寓焉亦未嘗必求
其寓是真寓也伯謙之好古也雖名其錄曰寓古而猶有
必寓之心焉是尙未能體天地寓物之心也吾願伯謙之
更有進也

海道圖說敘 代王小雲

王者不勤遠略守在四夷東西南朔暨漸被訖聲教而已
然而益地獻於虞廷越裳朝於周室航海重譯稽首高王
則恩澤所被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固亦聖王之所深與也
我

朝統一區宇陬澨懷依綬荒警慄濱海之國奔走來庭遠
者或以時歲至然舟行之際衝波激浪入沈出浮風駭雷
驚瞬息萬變甚則沙摧舵折山截舷崩是以盱目洪濤心
醒色墨而積水所鬱陰晦尤多昏翳宵冥遠近一息迷暘
惑昧去住無從往往中道倉皇徒深向若此其人雖有瞻

指所齋文集

卷一

三

雲之意沐日之忱而阻於汪洋無由徑達又豈第客艦商
船之遵道無從也甲子之夏均奉檄滙辦機器局於申江

旋分理繙繹日與西洋人士相爲講求論說得英國傅蘭
雅所譯金約韓海道圖說嘉其於水性水道頗精推測而
港岬可否停泊之處載之尤爲詳備因急爲筆述以付剞
劂披圖覽帙指掌瞭如從此帆樯隨心沙嶼按籍驚濤無
患落際鮮虞不特足舒商旅往來之憂而凡寰海之向化
而來者亦可稍慰其朝宗之意也是爲序

謹譯館中所譜之書皆以外邦人列之前而以中國某
人筆述列於後予以爲非內華外夷之道有失體裁因

代小雲作此序列之簡端而某人口譯某人筆迹可以
不用庶於體製無乖乎

指所齋文集

卷二

三

荆塗叢恨集自序

嗚呼存亡之故繫於人心未有人心既去而能久存者也
當事者誰乎可爲痛哭流涕者矣懷遠倚山帶河四塞之
地也東接鳳臨南連潁壽北通靈宿西控毫蒙南北之咽喉
也渦口不守水道不通千里長淮上下隔絕觀其失而
得之之難則知保之之易然所以致失之故則有不在地
勢而在人心者癸丑春省垣失守斬木揭竿者流所在林
立懷邑召募數千人晝則旌旗爛如霞綺夜則燈火炳於
日星數百里莫不壯其聲勢余以爲非久計也請藉數千
人築城浚池財不費而功就著沿河築壘議而當事不從
指所齋文集 卷一 三

四月李林吉諸賊陷懷剽掠一空賊去人皆謂殘破之餘
賊必不至余謂秋冬難保無事也與其臨事倉皇曷若先
時預備著召募宜近不宜遠議而當事又不從丙辰雉匪
犯境提督鄭公以師數千摧賊衆數十萬賊去鄭公奉調
還南留兵數千新令某以不便於已也擬募勇撤兵余邀
人力救而當事不聽後復建提釐築堡議而當事又不聽
嗚呼至此日時勢尙可爲哉幹濟之才半歸儒術士君子
通今博古出則爲國家建有勇知方之業居則爲一邑効
禦災捍患之謀乃言之而庸愚苦其煩難迂拘笑爲多事
致使英雄短氣緘口不言而頑鈍無恥者流乃得罔已行

私以排清議而士林不可問矣。巨室者一國所慕，國家團練通省以在籍尙書侍郎督撫爲之一邑，以在籍道府州縣爲之。以其上通聲氣，下熟情形，爲四境聯臂齒之依。爲一邑効指臂之用。懷邑紳士前則操之太急，後則處之太寬，吝吝嗇嗇，杼難之謀，執拗少和衷之議，寢至同室操戈，自相矛盾，而蕭然遠引，視本邑如贅疣，忍令父母之邦淪於左衽。祖宗墓毀於豺狼，而薦紳不可問矣。安民保眾，端賴富強，富家大族所以藏富強也。父兄宗族連以數千財，幣糧儲動輒數萬，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保邦，何邦不固。乃委靡因循，機宜坐失，或費財聽人攤派，而不問作何指所齋文集

卷一

十四

開支或銀錢私已埋藏而不肯早爲樹立，究之攤派者半屬侵漁埋藏者終歸發掘，無當於用而合境仍虛而富家不可問矣。胥吏工商各有本業，安危大計豈可任此庸流乃正人引退，此輩遂借團練以攬私權，外勾募卒蹂躪平民，內結幕賓網羅紳士，坐飽私囊，剝喪元氣，試問大厦傾而燕雀何託，城社墮而狐鼠焉憑，而奸民不可問矣。州縣古諸侯也，民之父母國之屏翰，欲收民心當深予愛，欲固民志當亟撫循，欲長民才當勤訓練，乃始也斂民財以養無賴，繼也用無賴以害閭閻，迨至賊蹤甫至一弦未發，轉使奪民間財幣，同遁他方，以致丁壯死於鋒鏑，婦女殞於

溝瀆則向之借言與民共守而不令人避難者實以齋盜糧而奪民身也使當時背城一戰未必不勝卽不勝而身殉國難亦覺死有餘馨千萬冤魂亦當含笑地下身爲民牧旣不能與民共生又不能與民共死臨時載金珠遣妻孥挂帆遠去陷人以死全己以生獨何心哉而縣令不可問矣夫以兩山之險兩河之富庶早爲之備豈難自全無如夙備西北而東南空虛一旦賊水陸俱乘沿河一帶絕少藩籬人情恐懼益以科派煩重編戶之氓日之所入不足以供功令桁楊載道人皆重足而立舉謂懷邑一日不亡則一日懷邑之民不息怨情憤懣戾氣乘之而敗亡愈指所齋文集

卷一

五

速矣嗚呼是誰之咎哉是誰之咎哉余身遭禍亂瑣尾流離閔宗邑之云亡傷家門之禍變與夫忠貞之氣橫於青山節義之操隕於白水或闔門殉難或憂憤傷身或逃亡而再盪於兵戈或遷徙而見迫於蛇豕不爲紀載恐卽銷沈珥筆書之以備采史者之一助云

時當禍變非才具所能移天降凶災詎人力之可禦從古莫不盡然而懷遠之時勢有不盡然者懷邑東阻長淮北濱渦水西通者荆關一綫耳賊由東至以一旅之師守其要則淮東之寇爲之不前所由癸丑之春粵逆自臨而西不敢徑出淮東者懼我之扼其吭也可守者一賊由北至以潛軍之軍軍其右則渦北之寇爲之敗亡所由丙辰之秋張澀李大喜楊桂攀屢犯河北而卒以奔逃者以我之攻其背也可守者二山之要地守以砲臺路之衝途掘以坑塹賊進懼我摧其鋒賊退畏我議其後觀夫丙辰春張指所齋文集

戕者若而人至若深閨弱質未知離別之艱璇室名媛詎識烽烟之慘或賊踪甫至慷慨以捐生或寇警方傳涕泣而畢命或同伴聯夫姊妹並赴青波或爾室誓此婦姑同投白練或先摧子女而後試觸槐或私逸夫君而自甘飲劍竟尸骸之枕藉俱巾幗之英奇有貞姬烈女者若而人甚且臨難不顧百口何辭視死如歸一門殉節妻死夫子死父同此求仁生爲忠沒爲厲猶堪殺賊可憐一炬烟飛而姓字猶香難贖百身巢覆而完卵何託天地應爲震動史冊無愧留遺有闔門殉難者若而人是皆已畢生機同歸死路應一方之殺運作千古之偉人夫復何言於今爲

指所齋文集

卷一

毛

烈然予於此猶有議焉嗚乎生殺之機其本於天者然耶其由於人者然耶天欲生而人以生機應之則恆生天欲殺而人以殺機應之則恆殺惟值夫事機未動之際生與殺未有定形心之機主生則生心之機主殺則殺是在主持氣運者之默爲轉移予於懷邑詢其治亂之故而求其得失之原未嘗不太息也懷邑當粵逆西犯劇寇挾數十萬之眾然而其至懷也死者不過數十人厥後猺茂張龔之寇眾未嘗多於粵也而死者且或數百人或數千人此其故何也粵逆未至之時人情恐懼官民聯爲一體故雖天變於上而人事無虞迨城之將陷也以駿厲嚴酷之政

束縛乎民析楊剝削之人相望於道甚者且至自經與溝
瀆是寇尙未至而人之生機已絕所由天變乘之而患氣
遂莫知底止矣蓋生機之形形於有定而殺機之動動於
無恆譬如火藏石中不激不發水隱地內不決不流始燄
醜厥攸灼有以啟之由濫觴以至橫決有以致之殺機蘊
於中而殺運遂乘於外非一朝一夕之故必有任其咎者
予憫夫懷境之凋殘與懷民之剝喪因推其始末以望夫
後之撫斯民者之留意焉

全爲談天以苛政致失守神似五代史而出沒變化忽
離忽卽則又具牛馬走之長技也

少楮

孫頑石烟波散錄序

人之才氣不同有英氣有逸氣有奇才有雋才太原公子之襲裘英氣也五柳先生之采菊逸氣也北平太守之射虎奇才也青蓮學士之騎驢雋才也兼之爲難永陽孫頑石以名家子能文章下筆千言少年鬱鬱不得志北走燕齊南遊楚粵所交皆一時名下士詩文棋酒之會絡繹不絕嘗有旗亭畫壁周郎顧曲之風間以餘閒以所見所聞筆之於書名烟波散錄殆亦板橋雜志青溪風雨錄之遺意然彼書但詳其人其地而此則並詳其性情遺貌取神蓋有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而筆墨之精妙如對名花指所齋文集

卷一

无

如飲美酒如品清茶色香味無不俱佳令人讀之有香草美人之想昔屈子賦離騷多言美人然鏡花水月寄託遙深吾不知頑石之所記果有其人耶抑亦有所寄託而借此以抒其鬱結無聊之思耶腐草爲螢之月予遊燕臺適頑石以萃科至出其詩文並所成雜記用情用筆兩不相伴蓋具英奇之略而又有雋逸之才者也頑石之才其將大有進也如必以是知頑石則亦淺之乎視頑石矣

重修文昌宮序

光緒丁丑春林君遠村倡修文昌宮問序於余余曰序者序其事也事未集而先問序其敬始也可知懷邑舊有文昌宮窈而深繚而曲其於尋勝也宜至於尊崇祀事敬禮神明則必體制莊嚴規模整肅而懷邑之舊制大殿爲樓三楹由樓下盤曲而上前則青雲樓之後檐直截殿牖不特於升降之儀未協而遐遮陰晦殿無正門非所以崇典制安神靈也今議易樓爲殿前築月臺分左右兩階以符廟制青雲樓地勢本高改作平樓建左右兩門門外亦分兩階直達雲路則樓旣高聳於麓殿又高出於樓由上而指所齋文集

卷一

三

望氣象昭明由下以觀體制崇峻重樓複閣恍出雲霄一移易間而禮儀形勢俱得矣又文昌宮舊住僧二人道侶一人廚丁一人火夫一人供邑人遊覽宴會之役今既尊崇廟制自不得蓄僧任人遊眺而廟無恒產非藉遊人不足供守戶之貲若竟爲鎖閉則以數百年通邑名勝之區忽申嚴禁亦蹈殺風景之愆廟之東舊有華王殿今議仍立廟於東偏角樓花廳皆仍其舊自成一院名之曰華王院僧與廚丁火夫主之兼理文昌宮啟閉之事其以文會來者居青雲樓其以宴會來者居華王院清自清而濁自濁旣不失同樂之意又不干褻賈之尤所謂一舉而三善

備者此也林君曰善於是筮曰鳩工然余尤有請也事莫
患於敬始而怠終君之未集事而先問序敬其始也敬始
者往往怠終願君於此無惑乎浮言無昵於近習無以事
之難而忽生畏志無以事之易而妄用非人則敬於始者
敬於終而事之成也不難矣

指所齋文集

卷一

陳母趙太孺人八十壽序

五福首言壽然壽有可必有不可必非不可必也無以毓壽之徵故不可必也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靜仁者壽坤之言曰至靜德方後得主有常含萬物而化光故言壽必以靜爲徵而能坤順承天昭含宏之量者其壽愈徵而其後益大故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是不特一壽已也而五福俱在其中矣太平處萬山中其山深固盤鬱紆徐巖延盤鬱故神不散縹延故氣彌長其中毓爲靈芝產爲芳朮蒸爲瑞柏蘊爲貞松其雲則如緇如蓋如鱗如龍水則欲去還留如往斯復故生其間者多龐眉皓髮兒齒童指所齋文集

卷一

三

顏而以壽母協坤順之德其得壽愈久者亦往往間出於其間何也坤順之德本合靜占山氣之凝又緣靜協神以定而不搖骨以堅而彌固有明徵也茲於陳母趙太孺人之壽而益信之太平陳氏居南鄉三口聚族軒轅峯下軒轅峯者黃山三十六峯之一世所稱黃帝鍊丹處也代有隱德至修職郎本華先生家已中落本華賈於外孺人勤於內由此起家世之由富而貧者必有抑鬱之色而孺人無之由貧而富者必有驕矜之心而孺人無之始終一節家人化其德亦皆融融洩洩一門雍睦不知有恙怒事不知有愁慮事也子四孫四曾孫二啟後承先蒸蒸日上歲

之八月爲孺人八十設悅之辰其族小農問序於予予太
平老博士也於邑之懿行率當書今處萬山中者數年矣
見夫山之靜足以毓人而毓壽而孺人之德又足坤順以
承天將所謂積善之家有餘慶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者其
在斯乎其在斯乎爰據理以序之俾知壽之來有自而福
之自有徵也

指所齋文集

卷一

三

孫益卿存詩序

詩之原始於漢魏盛於唐變於宋而亡於明之七子非七子之果不足觀也方其造意鍊氣哀韻追神摩畫唐人唐人爲之亦無以過然而三百篇之意亡矣唐人者得三百篇之遺意者也宋人好奇而出以清刻奔放夫清刻奔放豈足以言詩哉余友孫益卿與余爲筆墨交余於歷代詩罔不搜羅而分其源流比其聲律益卿視之曠如也閒取一二篇長嘯而低吟之亦旋即屏棄未嘗有心於爲詩然當春水方生秋雲乍吐天空海濶月滿花開而一縷文心與之相赴或千言百韻或片首隻詞或一字一句以至於指所齋文集

卷一

言

無字無句心有所得靈境自生非益卿之清妙不足知此意亦非余不足知益卿之知此意也偶然相對便相視而笑云益卿恃才傲物有不可一世之志世之人亦無知者乃西遊梁北遊燕薊數年卒無所遇以壬寅之歲歸歸益放情於詩酒丁未之春又將南游桂林瓊崖訪子厚東坡之遺蹟未及行而病終其爲詩往往未成卽舍去又不自收拾故全篇絕少子幼恐其並此亡之也爰擇其可存者並斷句副焉以見益卿無意爲詩而實得詩之妙者蓋在有意無意間也

孫荻邨詩序

戊子秋予于役江甯遇荻邨於郭善臣軍門處縱談西域
兵事手指口畫神志不衰蓋年將七十與予別幾二十年
矣荻邨家素裕住九鯉湖去予家二十里阡陌繇延林木
茂美前場圃而後市肆讀書理事暇每旬月必至城至城
必造予室日夕始策馬歸意甚得也丁癸丑戊午之亂屋
宇凋零田園蕪沒西奔東走迄無甯區於是藉授徒致力
於文以期自振晝夜攻苦者十餘年而卒無所遇乃易文
而武至西域仗劍從軍北逾天山西經沙磧烏弋黃支之
地火山冰海之鄉莫不摩壘宵征銜枚夜度如是者又十
指所齋文集

卷一

五

有四年因事還鄉事畢復冀西行郭軍門憫其老尼之延
爲西席荻邨亦以久無所遇而止夫荻邨非無意於世者
也少之時經理家政生計日隆謂可耕讀傳家培養子弟
而敗於禍亂及勞心苦志謂可致身通顯而鵬程屢蹶洎
不得已馳驅戎馬間以期萬有一然之遇而功績弗彰予
甚異焉計予歷世數十年所見所聞有身無憑藉而富埒
陶朱有學渺貫通而芥拾青紫至軍興之會入幕者或淪
登卿貳執爇者或騁躋元戎以及販夫牧豎偶厠其間亦
無不償所願以去而荻邨竭一生心力於此不遂於彼弗
成豈才之不逮與抑亦命之不辰使然與荻邨旣不得志

其抑塞磊落之氣無所發洩一寄之於詩有閒吟若干篇
詠史若干篇而西域諸詩尤爲雄傑蓋所至之地多詩人
所未至故所詠之詩亦多詩人所未詠也予之將還也出
詩問序於予予謂其詩之雄奇奔放讀之自知無俟予言
僅就其可得志而不得志者言之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
知其人可以知其詩矣是爲序

指所齋文集

卷一

三

因遇山房詩集自序

吾心本有詩乎無詩也見山水而言山水見花鳥而言花鳥見人事而言人事山水花鳥人事爲政我無容心也因也遇也吾心本無詩乎有詩也見山水而言山水言山水者不一而所言不同也見花鳥而言花鳥言花鳥者不一而所言不同也見人事而言人事言人事者不一而所言不同也或言之而心樂或言之而情悲或言之而纏繇綺麗或言之而悲壯淋漓或言之而幽思鬱結我爲政山水花鳥人事無容心也因也遇也因之者我遇之者我也故詠此詩而非此詩泛也不知畫工者也昧於因也昧於遇指所齋文集

卷一

七

也非詩也詠此詩而必此詩滯也不知化工者也昧於因者我遇者我也亦非詩也予初學元白繼學李繼學杜兼及儲王韓孟旁涉溫李冬郎而於五古則學漢魏久之一無所學因題爲詩遇境成詠纏繇者有之悲壯者有之幽思鬱結者亦間有之因也遇也因之者我遇之者我也因名詩集曰因遇山房蓋取因方成珪遇圓成璧之意問之山水花鳥人事山水花鳥人事爲政乎抑亦言山水花鳥人事者爲政乎山水花鳥人事不知言山水花鳥人事者亦不知也仍以還之因所因遇所遇焉爾已



1358

中國書店標價	
冊數	定價
4	1.50